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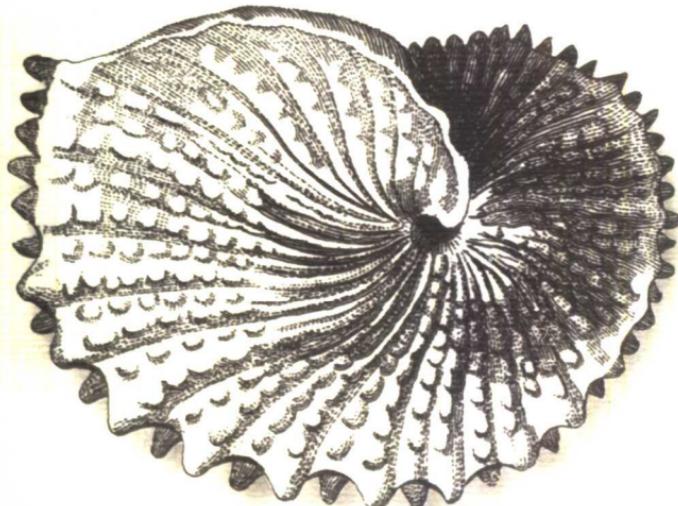
第一推荐丛书



D i Y i T u i J i a n C o n g S h u

YiTian 一天上午的 ShangWuDe 回忆 HuiYi

〔法〕普鲁斯特著·王道乾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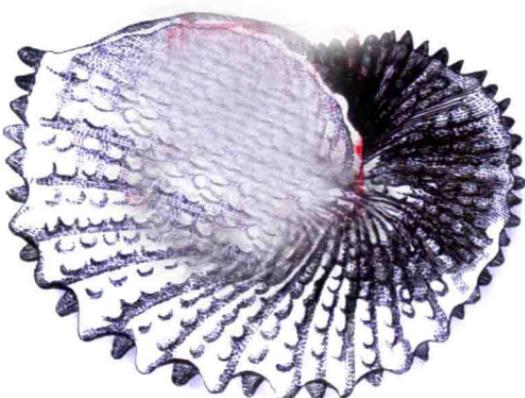
第一推荐丛书



D i Y i T u i J i a n C o n g S h u



一天上午的 回忆



■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 振
封面设计：周艳梅

一天上午的回忆

[法]普鲁斯特著
王道乾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n.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13,000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646-097-7/I·261

定价：20.00 元

毫无疑问，在古今中外的散文集子中，一些艺术与哲学、科学或美学等领域的内容相融合的散文，比一般的抒情散文更有趣味，更有生命力，因此也更能流传后世。至于哪一本书可以号称天下第一，各持己见，恐怕谁也不能在客观上下定义。不过，挖掘那些具有真知灼见、使几代读者感动的不朽之作，将它们归成系列，题为《第一推荐丛书》，应该说，还挺有创意。

施蛰存

译 者 前 言

马塞尔·普鲁斯特准备写有关圣伯夫问题的文字，与他惟一部小说创作列在同一计划之中，出于同一创意，原是一个整体，时间是在一九〇八年，当时普鲁斯特三十七岁。这一事实已经得到确认，他死后留下的数十册笔记本以及记事本可以为证^①。小说《追寻失去的时间》（一译《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在下一年即一九〇九年正式动笔，一九一三年写成出版。由此开始，在普鲁斯特生前，小说七大卷的前四卷先后发表，另三卷在他一九二三年逝世后至一九二七年陆续出齐。至一九五四年，距他逝世三十二年，皮埃尔·克拉拉克与安德烈·费雷校订增补的《追寻失去的时间》全本出版，同一年贝尔纳·德·法洛瓦编定的《驳圣伯夫》^②也以单一作品的形式发表。数十册笔记本中所写的一切，包括普鲁斯特最初写

① 菲利普·科尔布编定并加说明的《1908年记事本》一书已由法国加利玛出版社出版。

② 即本书，本书又名《驳圣伯夫》（Contre Sainte-Beuve）。——编者注

有关圣伯夫问题的计划，只有小说是作家亲笔定稿完成的，而关于圣伯夫问题的文字却是身后按照遗存手迹由他人整理成书。到一九七一年，值普鲁斯特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又出了皮埃尔·克拉拉克编定的七星丛书版《驳圣伯夫》（内附《仿作与杂文》、《散文与论文》，编定者还有伊夫·桑德尔，而《驳圣伯夫》则为克拉拉克编定注释，并附有说明文字）。

《驳圣伯夫》中译本主要是以一九五四年贝尔纳·德·法洛瓦编定本为依据，并参照七星丛书版本及皮埃尔·克拉拉克有关注释。两个版本编定者所写的序言与说明也分别译出附于正文之后以供参考。《驳圣伯夫》一书形成经过，在上述两个版本的序言与说明中都有详尽的叙述，所据事实材料以及所述成书过程基本一致，但对于原书体制性质两个版本的编者看法显然不同，因此材料取舍、编辑原则也大有出入。

贝尔纳·德·法洛瓦本列有十六章，每章标题除普鲁斯特原已拟定的以外，由编者酌情另加标题，各章按照原笔记本各相关部分或段落，并将其他笔记本中相关片段加以组合，各片段从行文组织上看似不相连贯，但在内容上可以合并形成一个中心，每章内容既有观点、归纳，更有大量叙述和经验描述性文字，有关艺术和艺术创造的精神过程的各段叙述尤其引人注目，充分显示了作家特有的那种叙事与情景交融、思想与印象互相呼应的笔法，从整体看写得回荡多姿；普鲁斯特陈述自己的美学观点

和文学思想时大多不是采用理论思辨方式，往往是按小说笔法加以表述的。看来这个整理本在形式上和组成上显得更为完满充盈，但也不难看出，两个难以统一的不同部分在一本书中交错并列确实相当触目。皮埃尔·克拉拉克七星丛书版《驳圣伯夫》，把原有的《序言》改名〔序言提要〕，编入的文字与法洛瓦本相同，但将法洛瓦本列于序言之后的几章中与母亲谈话部分涉及圣伯夫的文字摘要编入序言部分；继序言之后，便是《圣伯夫的方法》，《热拉尔·德·奈瓦尔》，《圣伯夫与波德莱尔》，〔圣伯夫与巴尔扎克〕，这里的方括号均为克拉拉克所加，表示不是普鲁斯特原定标题，并将法洛瓦本列为《德·盖尔芒特先生的巴尔扎克》有关巴尔扎克的文字也归并在这一章；此外《结语》部分，所取材料两者相同，克拉拉克的标题是〔关于文学与批评的札记〕，其中还附入两节文字，小标题为《罗曼·罗兰》、《莫雷亚斯》，法洛瓦对此不作插入段落处理，一律列为正文，七星丛书版《驳圣伯夫》在结语之前另行增收一章篇幅较为短小的文字与以前各章并列，采用普鲁斯特原有的标题：A ajouter à Flaubert，大意是“补入福楼拜处”，克拉拉克加注指明这一章文字是普鲁斯特一九一〇年匆忙写出的札记，是否准备纳入有关圣伯夫的论著无法确定，所拟标题亦不易索解。普鲁斯特除一九二〇年一月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有关福楼拜风格一文外，未见写有专论福楼拜的文字，据克拉拉克推测，在一九一〇年初普鲁斯特可能仍然有意继续按原计划写有

关圣伯夫的问题，但也有迹象表明至一九〇九年未普鲁斯特即已停止《驳圣伯夫》的写作。因此，这一节有关福楼拜的札记写得相当简要，似未充分展开。有鉴于此，中译本未予收入。

《驳圣伯夫》两个版本的差异表明这一作品作为一个统一整体、一个完整的文本似乎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对此两位编者各有自己的看法和理由。普鲁斯特一九〇八年拟定计划撰写圣伯夫问题，对法国十九世纪文学传统进行一次全面回顾，这是肯定的，但在具体写作中发生变化，也是不难理解的，作家的意图与精神趋向主要是写小说，而且已经实现，甚至观念上与圣伯夫的对立于小说中不仅在艺术上有充分的展示，而且在理论上也得到充分体现（如小说《追寻失去的时间》的最后一卷）。再加天不假年，即使作家有写出一部讨论圣伯夫问题的理论著作的意图，也只能付诸东流。

普鲁斯特对圣伯夫的批评理论的注意，由来已久，并不限于拟定计划这一时期。按照法洛瓦的看法，普鲁斯特在病床上手持笔记本一本本继续写下去逐渐转向某种带自传性的虚构作品，与《追寻失去的时间》的开端日渐接近，转而写成小说的第一部，所以他相信他所编定的《驳圣伯夫》一书就是那部大作品的雏形或胚胎，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法洛瓦断言，《驳圣伯夫》既不是小说，也不是论著，而是“作品”，这一说法表明他并不否认这一作品由两个明显不同的部分组成这一事实。但是，皮埃

尔·克拉拉克则认为这是一部未完成的理论著作的一部分，看来他的着眼点似落在文类或文体方面。作家已经逝去，预期完成的一部论著已无迹可寻，可以验证的只有小说七大卷和大量遗稿；即使按照克拉拉克选定的“圣伯夫的方法”、“奈瓦尔”、“波德莱尔”、“巴尔扎克”几章看，其中虽不乏论辩文字，似也难以确定普鲁斯特生前当真准备全面展开理论论述。不同的观点，引出不同的编辑原则。相对而言，贝尔纳·德·法洛瓦本显得内容丰富，普鲁斯特在书中《圣伯夫的方法》一章对于全书涉及的主要方面已有明确交代，法洛瓦本是注意到这一点的，书中所收各章含有大量经验描述性段落，其中所展示的思想内容不容忽视，对于了解这位开创一代文风的作家的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很有参考价值，对于考察本世纪西方现代文学发展趋向亦可从中获得大量信息。这就是中译本以贝尔纳·德·法洛瓦本作为主要依据的理由。至于两个版本不同之处，译文中择其重要者酌情取舍增补或加注说明，对于一些次要的或属于技术性、文字方面以及编排顺序等问题，一般从略或酌情处理不另出注。

有人说普鲁斯特《追寻失去的时间》既是一部艺术作品，同时也是阐明艺术作品的理论，小说本身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那么法洛瓦编定的《驳圣伯夫》是否也可以同样看待？《追寻失去的时间》作为一部作品，规模宏大，而《驳圣伯夫》对于探索这位一生只写一部大作品的作家的精神世界却不失为一本易于掌握的袖珍本，至少可作为

参考材料看待。

前面说到书中“圣伯夫的方法”一章已对准备讨论的问题各个方面有明确说明，归结起来大体也就是艺术创造活动中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即作家和读者与客观现实世界和作品。如关于艺术创造主体——作家，普鲁斯特说作家只能是一个诗人，而且“世界只有一位诗人，从开天辟地之始他的生命……与人类生命一样长久，随着历史的发展，每个时代的诗经历不同时间过程表现在各不相同的真正的诗人身上，他们的诗就是人的生命唱出的歌……”这是他在“波德莱尔”一章中明确提出。他对诗人波德莱尔倾慕敬爱以及对圣伯夫对待诗人的态度的愤愤不平，两者都充满于字里行间。他认为进行艺术创造的不是社会实践中的人，而是人的“第二自我”或所谓深在的自我，因此他否定圣伯夫的理论出发点：作家的生平是作品形成的内在依据，实际上也是彻底否定法国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批评原则，为此后兴起的法国新批评开辟了道路。普鲁斯特认为艺术作品只有在精神领域才可能被创造出来，他反对艺术创造中的唯物主义，摈弃粗陋的表面，割断与表象的联系，“深入到生命的深处”，强调“写人所具备的本质和深在的一切”，真正达到“内在的真实”，以求艺术作品中含有艺术应有的“永恒的东西”，为此他在书中写有大量经验描述性的段落，提出一系列观点和方法，如关于感觉、印象、回忆以及情感、欲望等等，时间与空间变化、转换过程的处理手法等；他不

否认智力或理性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但艺术创造的基础主要是感受力或感知方面以至本能，“我们不能用智力同时又通过感觉去看那些对象”；他认为圣伯夫数十卷批评作品就整体而言是机智的“谈话”，是“谎言”，没有什么意义，他责备这位批评家对于艺术中非理性方面不加注意。在普鲁斯特看来，艺术的生成全在艺术家的主观方面，现实世界甚至人们所熟知的任何事物只能是艺术家所采用的物质材料，为实现其既定的艺术目的而将其纳入艺术形式，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普鲁斯特评述热拉尔·德·奈瓦尔时论及现实与梦幻的关系，说形成为对象的物质材料（风景）其中有令人激动不安的东西，是超出于物质材料的某种“无法确定、难以表达的东西”；他认为人们不可能凭借才智和趣味“凭空制造风景”，需要有一位真正的诗人作为主体凭借某种景物制造一个梦，“这是一种自为的本质，潜存于这一类天才的构成体之中……只有在某种梦幻的点化下才可能存在”，这自为的本质是什么呢？据说“像记忆一样，混沌一团在心头萦绕不去……那是一种气氛”，连语言文字也难以表达，这就是说现实与梦的混同融合，这里所说的梦，或在其他场合说的记忆或感悟，都是相类似的概念，普鲁斯特明确指明说这是一种“神秘的思想规律”。他说热拉尔·德·奈瓦尔在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感受是主观的，“如果我们说是客观事物引出那些主观感受，那我们就是不尊重自己的眼睛”。在讨论热拉尔·德·奈瓦尔这一部分中，讲到诗人与

德国浪漫主义的关系，在这里恰恰表明普鲁斯特的文学思想与德国浪漫主义的血缘关系。有人说，普鲁斯特是第一位成功地将现代小说引向诗化的境界的小说家。可以认为，在《驳圣伯夫》中，当然更是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法国十九世纪象征主义诗向叙事性作品中延伸的轨迹，历历可见。普鲁斯特的确是在他的小说中创造出一种散文以适应叙事作品向诗的方向过渡。

普鲁斯特对巴尔扎克极为重视，这在《驳圣伯夫》书中显然占有重要地位。他从巴尔扎克的所谓“庸俗”一面谈起，对巴尔扎克小说的历史文献价值持肯定态度；对于巴尔扎克以自己的生活、感情、愿望、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写成的小说”，也就是说作家的深在的自我在形象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是普鲁斯特对巴尔扎克小说特别给以注意、着重加以描述的方面，也是他对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独辟蹊径的分析和见解，很值得注意。曾有人将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进行对比，也是有根据的。普鲁斯特在讨论巴尔扎克小说时讲到“形象之美，其中是有思想的”，还谈到巴尔扎克作品中蕴涵有绘画观念，绘画性的美，肯定巴尔扎克（还有福楼拜）像画家那样反复描绘现实对象，取得完美效果，称许巴尔扎克笔下表现的精微深细的真实性，认为巴尔扎克从上流社会采集而来的美东西“具备概括面相当大的普遍性品位”等等。在叙述中普鲁斯特反复强调真实性问题，但他所说的真实性看来主要侧重在主观或内在的真实；他说巴尔扎克小说中写的

“戏剧表层情节下，都是由肉欲与情感的法则在运转”。巴尔扎克作为一位大作家其精神构成不是单一的，对其中复杂的组成部分，不同精神倾向的作家可以由此撷取不同质的内容在不同的方向上加以突出或发展，得出不同的结论。文学传统是由多重异质的内涵融汇而成，不同历史条件下，可以有不同分支取得重大发展，甚至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学主流。普鲁斯特对巴尔扎克，以及奈瓦尔、波德莱尔的专题阐述表明普鲁斯特的现代小说与法国文学传统不可分割的承继关系与血肉联系，但又是有所侧重、有所选择的，巴尔扎克—奈瓦尔—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传统中可以自成体系，其中闪耀着浪漫主义的幽光，对此，普鲁斯特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

普鲁斯特的心理现实主义对现实对象无疑是从主观方面加以突出强调的，他对于感性活动有极为深细的体验与感受，但也仅仅限于从人的感性活动方面去理解，而不是真正从人的社会实践历史地加以认识，因此不免片面而且抽象；所谓永恒、真实、美等等似乎也是明其无可奈何，识其不由智力，最后只有求助于直觉感悟，这是需要注意分析的。

王道乾

一九九一年二月

出 版 说 明

一篇短文，可以成为千古名篇，一首诗，可以成为千古绝唱，究其原因，是小中可以见大，纳天地于须弥，微中含有精义，抑或胜破百卷书。如果说，大作品的效果是给人以总体上的一个特定时代的信息冲击，那么，小作品的效果则给人以特定时代的特殊信息的冲击，这一冲击通常更为有效，——因为它将整个时代信息具体化为某一深刻独到的思想观念，某一诚挚真切的人文关怀，某一标新立异的智慧见识，某一动人心弦的情趣或艺术氛围。因此，上海文化出版社特别为广大读者推荐这套以各名家大师的小作品为主的丛书，原则上一位名家大师一本，尽量译介名家大师的精品和国内未见之佳作，分批出版，计划出版 100 种。之所以取“第一推荐丛书”之名，乃是出版社的追求：一方面是依照编者自身个性化的认识，自广大读者推荐在文本范围内某一方面可以称为“第一”的名家名作，或可说是建议读者择要而读的名家名作；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这套丛书确实广罗玑珠，从内容、形式、质量到规模都向“第一”努力。

但愿这套丛书能成为广大读者的“第一伴侣”！
欢迎各地翻译家、著作家、读者朋友与我们联系，赐
教赐稿，帮助我们实现各方面无愧第一的目标（来信来稿
请寄版权页标示的责任编辑和出版社地址）。

目 录

译者前言	王道乾
序言	(1)
睡眠	(10)
房间	(18)
昼日	(25)
伯爵夫人	(38)
《费加罗报》上的文章	(46)
露台上的阳光	(57)
和妈妈的谈话	(71)
圣伯夫的方法	(84)
热拉尔·德·奈瓦尔	(114)
圣伯夫与波德莱尔	(130)
圣伯夫与巴尔扎克	(165)
德·盖尔芒特先生的巴尔扎克	(203)

被诅咒的族类	(224)
人的名姓	(245)
重返盖尔芒特	(266)
结语	(284)
原编者序言	[法]贝尔纳·德·法洛瓦(301)
说明	[法]皮埃尔·克拉拉克(345)